

第十五回

蛇盤山諸神暗佑

鷹愁澗意馬收韁

却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，行經數日，正是那臘月寒天，朔風凜凜，滑凍淩淩；走的是些懸崖峭壁，崎嶇路，疊嶺層巒，險峻山。三藏在馬上遙聞，唵喇喇水聲聒耳，回頭叫：『悟空，是那裏水響？』行者道：『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，想必是澗裏水響。』說不了，馬到澗邊，三藏勒韁觀看，但見——

涓涓寒脉穿雲過，湛湛清波映日紅。
聲搖夜雨聞幽谷，彩發朝霞眩太空。
千仞浪飛噴碎玉，一泓水響吼清風。
流歸萬頃煙波去，鷗鷺相忘沒釣逢。

師徒兩個正然看處，只見那澗當中，響一聲，鑽出一條龍來，推波掀浪，攬出崖上，就搶長老。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，把師父抱下馬來，回頭便走。那條龍就趕不上，把他的白馬連鞍轡

一口吞下肚去，依然伏水潛踪。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，却來牽馬挑担，止存得一担行李，不見了馬匹。他將行李担送到師父面前道：『師父，那孽龍也不見踪影，只是驚走我的馬了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啊，却怎生尋得馬着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放心，放心，等我去看來。』

他打個喲哨，跳在空中，火眼金睛，用手搭涼篷，四下裏觀看，更不見馬的踪跡，按落雲頭，報道：『師父，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。四下裏再看不見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呀，那斷能有多大口，却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？想是驚張溜韁，走在那山凹之中，你再仔細看看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也不知我的本事。我這雙眼，白日裏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。像那千里之內，蜻蜓兒展翅，我也看見，何期那匹大馬，我就不見！』三藏道：『既是他吃了，我如何前進可憐啊！這千山萬水，怎生走得！』說着話，淚如雨落。

行者見他哭將起來，他那裏忍得住暴躁，發聲喊道：『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麼！你坐着坐着，等老孫去尋着那廝，教他還我馬便了！』三藏却纔扯住道：『徒弟啊，你那裏去尋他？只怕他暗地裏攔將出來，却不又連我都害了？那時節人馬兩亡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聞得這話，越

加噴怒，就叫喊如雷道：『你忒不濟不濟！又要馬騎，又不放我去，似這般看着行李，坐到老罷！』
正狠狠的吆喝，正難息怒，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，叫道：『孫大聖莫惱，唐御弟休哭。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，特來暗中保取經者。』那長老聞言，慌忙禮拜。行者道：『你等是那幾個，可報名來，我好點卯。』衆神道：『我等是六寸六甲，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一十八位護教伽藍，各各輪流值日聽候。』行者道：『今日先從誰起？』衆揭諦道：『丁甲功曹伽藍輪次。我五方揭諦，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。』行者道：『既如此，不當值者且退，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衆揭諦保守着我師父，等老孫尋那淵中的孽龍，教他還我馬來。』衆神遵令，三藏纔放下心，坐在石崖之上，吩咐行者仔細。行者道：『只管寬心。』好猴王束一束綿布直裰，撩起虎皮裙子，揸着金箍鐵棒，徑臨淵壑，半雲半霧的，在那水面上高叫道：『潑泥鳅，還我馬來！還我馬來！』

却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，伏在那淵底中間，潛靈養性，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，他按不

住心中火發，急縱身躍浪翻波，跳將上來道：『是那個敢在這裏海口傷吾？』行者見了他，大咤一聲：『休走！還我馬來！』輪着棍，劈頭就打。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，他兩個在瀾邊前這一場賭鬪，果是驍雄，但見那：

龍舒利爪，猴舉金箍。那個鬚垂白玉線，這個眼幌赤金燈。那個鬚下明珠噴綵霧，這個手中鐵棒舞狂風。那個是迷爺娘的孽子，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。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，今要成功各顯能。

來來往往，戰罷多時，盤旋良久，那條龍力軟筋麻，不能抵敵，打一個轉身，又攛於水內，深潛湖底，再不出頭。被猴王罵罵不絕，他也只推耳聾。行者沒及奈何，只得回見三藏道：『師父，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，他與我賭鬪多時，怯戰而走，只躲在水中間，再不出來了。』三藏道：『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？』行者道：『你看你說的話！不是他吃了，他還肯出來招聲，與老孫犯對？』三藏道：『你前日打虎時，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？』原來那猴子吃不得人急，他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，他就發起神威道：『不要說！不要說！等我

與他再見個上下！

這猴王拽開步，跳到淵邊，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，把一條魔愁陡淵徹底澄清的水，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。那孽龍在於深淵中，坐臥不寧，心中思想道：『這纔是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。我纔脫了天條死難，不上一年，在此隨緣度日，又撞着這般個潑魔，他來害我！』你看他越思越惱，受不得屈氣，咬着牙，跳將出去，罵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潑魔，這等欺我！』行者道：『你真管我那裏不那裏，你只還了馬，我就饒你性命！』那龍道：『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，如何吐得出來？不還你，便待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不還馬時看棍！只打殺你，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！』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鬪。鬪不數合，小龍委實難搪，將身一幌，變作一條水蛇兒，鑽入草科中去了。

猴王拿着棍，趕上前來，撥草尋蛇，那裏得些影響，急得他三尸神咋，七竅煙生，念了一聲「唵」字呪語，卽喚出當坊土地，本處山神一齊來跪下道：『山神土地來見。』行者道：『你過孤拐來，各打五棍見面，與老孫散散心！』二神叩頭哀告道：『望大聖方便，容小神訴告。』

行者道：『你說甚麼？』二神道：『大聖一向久困，小神不知幾時出來，所以不曾接得，萬望恕罪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且不打你。我問你：鷹愁澗裏是那方來的怪龍？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？』二神道：『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，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，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？』行者道：『你等是也不知，我只爲那誑上的勾當，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。今蒙觀音菩薩勸善，着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，教我跟他做徒弟，往西天去拜佛求經。因路過此處，失了我師父的白馬。』

二神道：『原來是如此。這澗中自來無邪，只是深陡寬闊，水光徹底澄清，鴉鵲不敢飛過；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，便認做同羣之鳥，往往身擲於水內，故名「鷹愁澗」。』只是向年間，觀音菩薩因爲尋訪取經人去，救了一條玉龍，送他在此，教他等候那取經人，不許爲非作歹，他只是餓了時，上岸來撲些鳥鵲吃，或是捉些獐鹿食用。不知他怎麼無知，今日沖撞了大聖。』行者道：『先一次，他還與老孫侮手，盤旋了幾合；後一次，是老孫叫罵，他再不出，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，攪混了他澗水，他就攢將上來，還要爭持。不知老孫的棍重，他遮架

不住，就變做一條水蛇，鑽在草裏。我趕來尋他，却無踪跡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不知，這條淵千萬個孔竅相通，故此這波瀾深遠。想是此間也有一孔，他鑽將下去，也不須大聖發怒，在此找尋。要擒此物，只消請將觀世音來，自然伏了。」

行者見說，喚山神土地，同來見了三藏，具言前事。三藏道：「若要去請菩薩，幾時纔得回來？我貧僧饑寒怎忍？」說不了，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：「大聖，你不須動身，小神去請菩薩來也。」行者大喜，道聲：「有累！有累！快行！快行！」那揭諦急縱雲頭，徑上南海。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，日值功曹去尋齋供，他又去淵邊巡遶不題。

却說金頭揭諦，一駕雲，早到了南海，按祥光，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，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叉、慧岸轉達，得見菩薩。菩薩道：「汝來何幹？」揭諦道：「唐僧在蛇盤山鷹愁陡澗失了馬，急得孫大聖進退兩難。及問本處土神，說是菩薩送在淵裏的孽龍吞了，那大聖着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孽龍，還他馬匹。」菩薩聞言道：「這厮本是西海敖閼之子，他爲縱火燒了殿上明

珠，他父告他忤逆，天庭上犯了死罪，是我親見玉帝，討他下來，教他與唐僧做個脚力。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？這等說，等我去來。」那菩薩降蓮臺，徑離仙洞，與揭諦駕着祥光，過了南海而來，有詩爲証：

佛說蜜多三藏經，菩薩揚善滿長城。摩訶妙語通天地，般若真言救鬼靈。致使金蟬重脫殼，故令玄奘再修行。只因路阻鷹愁澗，龍子歸真化馬形。

那菩薩與揭諦，不多時，到了蛇盤山，却在那半空裏留住祥雲，低頭觀看。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叫罵。菩薩着揭諦喚他來。那揭諦按落雲頭，不經由三藏，直至澗邊，對行者道：「菩薩來也。」行者聞得，急縱雲，跳到空中，對他大叫道：「你這個七佛之師，慈悲的教主，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？」菩薩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大胆的馬流，村愚的赤尻，我倒再三盡意，度得個取經人來，叮嚀教他救你性命，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，反來與我嚷鬧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弄得我好哩！你既放我出來，讓我逍遙自在，耍子便了；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，傷了我幾句，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，便罷了；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，哄我戴在頭上受苦，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

頭上，又教他念一卷甚麼「緊箍兒咒」，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，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：這不是你害我也？」

菩薩笑道：「你這猴子！你不遵教令，不受正果，若不如此拘束你，你又誑上欺天，知甚好歹？再似從前撞出禍來，有誰收管？——須是得這個魔頭，你纔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哩！」行者道：「這樁事，作做是我的魔頭罷；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孽龍送在此處成精，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？此又是縱放歹人爲惡，太不善也！」菩薩道：「那條龍，是我親奏玉帝，討他在此，專爲求經人做個腳力。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，怎歷得這萬水千山？怎到得那靈山佛地？須是得這個龍馬，方纔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像他這般懼怕老孫，潛躲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菩薩叫揭諦道：「你去瀾邊叫一聲：『敖閭龍王玉龍三太子，你出來，有南海菩薩在此，』他就出來了。」

那揭諦果去瀾邊叫了兩遍。那小龍翻波跳浪，跳出水來，變作一個人像，踏了雲頭，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：「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，在此久等，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。」菩薩指着行者道：「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？」小龍見了道：「菩薩，這是我的對頭。我昨日腹中饑餓，

果然吃了他的馬匹。他倚着有些力量，將我鬪得力怯而回，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。他更不會提着一個「取經」的字樣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，我怎麼就說？」小龍道：「我不曾問你是那裏來的潑魔？你嚷道：『管甚麼那裏不那裏！只還我馬來！』何曾說出半個『唐』字？」菩薩道：「那猴頭專倚自強，那肯稱讚別人？」——今番前去，還有歸順的哩。若聞時，先提起「取經」的字來，却也不用勞心，自然拱伏。」

行者歡喜領教。菩薩上前，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，將楊柳枝蘸出甘露，往他身上拂了一拂，吹口仙氣，喝聲叫「變！」那龍即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。又將言語吩咐道：「你須用心了還孽障；功成後，超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。」那小龍口啣着橫骨，心領諾。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，「我回海上去也。」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：「我不去了！我不去了！西方路這等崎嶇，保這個凡僧，幾時得到？似這等多磨多折，老孫的性命也難全，如何成得甚麼功果？我不去了！我不去了！」菩薩道：「你當年未成人道，且肯盡心修悟；你今日脫了天災，怎麼倒生懶惰？我門中以寂滅成真，須是要信心正果；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，我許你叫天天

應叫地地靈——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，我也親來救你。你過來，我再贈你一般本事。」菩薩將楊柳葉兒，摘下三個，放在行者的腦後，喝聲「變！」即變做三根救命釣毫毛，教他：「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，可以隨機應變，救得你急苦之災。」

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，纔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。那菩薩香風繞繞，彩霧飄飄，徑轉普陀而去。這行者纔按落雲頭，揪着那龍馬的頂鬃，來見三藏道：「師父，馬有了也。」三藏一見，大喜道：「徒弟，這馬怎麼比前反肥盛了些？在何處尋着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還做夢哩！却纔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，把那淵裏龍化作我們的白馬。其毛片相同，只是少了鞍轡，着老孫揪將來也。」三藏大驚道：「菩薩何在？待我去拜謝他。」行者道：「菩薩此時已到南海，不耐煩矣。」三藏就撮土焚香，望南禮拜。拜罷，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。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，吩咐了揭諦、功曹，却請師父上馬。三藏道：「那無鞍轡的馬，怎生騎得？且待尋船渡過淵去，再作區處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！這個曠野山中，船從何來？這匹馬，他在此久住，必知水勢，就騎着他做個船兒過去罷。」

三藏無奈，只得依言，跨了剗馬。行者挑着行囊，到了澗邊，只見那上流頭，有一個漁翁，撐着一個枯木的棹子，順流而下。行者見了，用手招呼道：『老漁，你來，你來。我是東土取經去的。我師父到此難過，你來渡他一渡。』漁翁聞言，即忙撐攏。行者請師父下了馬，扶持左右。三藏上了棹子，揪上馬匹，安了行李。那老漁撐開棹子，如風似箭，不覺的過了鷹愁陡澗，上了西岸。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，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，送與老漁。老漁把棹子一篙撐開道：『不要錢，不要錢。』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。三藏甚不過意，只管合掌稱謝。行者道：『師父休致意了。你不認得他？他是此澗裏的水神。不會來接得我老孫，老孫還要打他哩。只如今免打就殺了他的，怎敢要錢？』

那師父也似信不信，只得又跨着剗馬，隨着行者，徑投大路，奔西而去。這正是廣大真如，登彼岸，誠心了性上靈山。同師前進，不覺的紅日沉西，天光漸晚。但見：

淡雲撩亂，山月昏蒙。滿天霜色生寒，四面風聲透體。孤鳥去時蒼渚闊，落霞明處

遠山低。疎林千樹吼，空嶺獨猿啼。長途不見行人跡，萬里歸舟入夜時。

三藏在馬上遙觀，忽見路旁一座莊院。三藏道：『悟空，前面人家，可以借宿，明早再行。』行者抬頭看見道：『師父，不是人家莊院。』三藏道：『如何不是？』行者道：『人家莊院，却沒飛魚穩獸之春，這斷是個廟宇庵院。』

師徒們說着話，早已到了門首。三藏下了馬，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里社祠」。遂入門裏。那裏邊有一個老者，頂掛着數珠兒，合掌來迎，教聲：『師父請坐。』三藏慌忙答禮，上殿去參拜了聖像。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。茶罷，三藏問老者道：『此廟何爲「里社」？』老者道：『敝處乃西番哈叻國界。這廟後有一莊人家，共發虔心，立此廟宇。里者，乃一鄉里地；社者，乃一社土神。每遇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之日，各辦三牲花果，來此祭社，以保四時清吉，五穀豐登，六畜茂盛，故也。』三藏聞言，點頭誇讚：『正是「離家三里遠，別是一鄉風」。我那裏人家，更無此善。』老者却問：『師父仙鄉是何處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是東土大唐國，奉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的。路過寶坊，天色將晚，特投聖祠，告宿一宵，天光即行。』

那老者十分歡喜，道了幾聲『失迎』，又叫童子辦飯。三藏吃畢，謝了。行者的眼乖，見他

房簷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，走將去，一把扯斷，將馬腳繫住。那老者笑道：『這馬是那裏偷來的？』行者怒道：『你那老頭子，說話不知高低！我們是拜佛的聖僧，又會偷馬！』老兒笑道：『不是偷的，如何沒有鞍轡韁繩，却來扯斷我晒衣的索子？』

三藏陪禮道：『這個頑皮，只是性燥。你要拴馬，好生問老人家討條繩子，如何就扯斷他的衣索？』——老先，休怪，休怪。我這馬，實不瞞你說，不是偷的：昨日東來，至鷹愁陡澗，原有騎的一匹白馬，鞍轡俱全；不期那澗裏有條孽龍，在彼成精，他把我的馬，連鞍轡一口吞之；幸虧我徒弟有些本事，又感得觀音菩薩來澗邊擒住那龍，教他就變做我原騎的白馬，毛片俱同，馱我上西天拜佛；今此過澗，未經一日，却到了老先的聖祠，還不曾置得鞍轡哩。』

那老者道：『師父休怪，我老漢作笑耍子，誰知你高徒認真。我小時也有幾個村錢，也好騎匹駿馬；只因累歲屯遭，遭喪失火，到此沒了下梢，故充爲廟祝，侍奉香火。幸虧這後莊施主家募化度日，我那裏倒還有一副鞍轡，是我平日心愛之物，就是這等貧窮，也不曾捨得賣了。纔聽老師父之言，菩薩尚且救護神龍，教他化馬馱你，我老漢却不能少有周濟。明日將那鞍

嚮取來，願送老師父，乞爲笑納。」

三藏聞言，稱謝不盡。早又見童子拿出晚齋，齋罷，掌上燈，安了鋪，各各寢歇。至次早，行者起來道：「師父，那廟祝老兒，昨晚許我們鞍轡，問他要，不要饒他。」說未了，只見那老兒，果擎着一副鞍轡，襯履韁籠之類，凡馬上一切用的，無不全備，放在廊下道：「師父，鞍轡奉上。」三藏見了，歡喜領受，教行者拿了，背上馬看可相稱否。行者走上前，一件件的取起看了，果然是些好物。有詩爲證——

雕鞍彩晃束銀星，寶凳光飛金線明。
襯履幾層絨苦疊，牽韁三股紫絲繩。
轡頭皮割團花縐，雲扇描金舞獸形。
環嚙叩成磨煉鐵，兩垂蘸水結毛纓。

行者心中暗喜，將鞍轡背在馬上，就似量着做的一般。三藏拜謝那老，那老慌忙攙起道：「惶恐惶恐！何勞致謝？」那老者也不再留，請三藏上馬。那長老得出門來，攀鞍上馬。行者攆着行李。那老兒復袖中取出一條鞭兒來，却是皮丁兒寸割的，香籐柄子，虎筋絲穿結的梢兒，在路旁拱手奉上道：「聖僧，我還有一條挽手兒，一發送了你罷。」

那三藏在馬上接了道：『多承布施！多承布施！』正打問訊，却早不見了那老兒。及回看那里社祠，是一片光地，只聽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：『聖僧，多簡慢你，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，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。汝等可努力西行，却莫一時怠慢。』慌得個三藏滾鞍下馬，望空禮拜道：『弟子肉眼凡胎，不識尊神尊面，望乞恕罪。煩轉達菩薩，深蒙恩佑。』

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，也不計其數。路旁邊活活的笑倒個孫大聖，孜孜的喜壞個美猴王，上前來扯住唐僧道：『師父，你起來罷。他已去得遠了，聽不見你禱祝，看不見你磕頭。只管怎的？』長老道：『徒弟呀，我這等磕頭，你也就不拜他一拜，且立在旁邊，只管哂笑，是何道理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那裏知道？像他這個藏頭露尾的，本該打他一頓；只爲看菩薩面上，饒他打儘殺了，他還敢受我老孫之拜。老孫自小兒做好漢，不曉得拜人，就是見了玉皇大帝，太上老君，我也只是唱個喏便罷了。』三藏道：『不當人子！莫說這空頭話！快起來，莫誤了走路。』那師父纔起來收拾投西而去。

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，相遇的都是些羅羅回回，狼蟲虎豹，光陰迅速，又值早春時